



中国经典名著

今古奇观

(一)

〔明〕抱瓮老人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
第二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4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31
第四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53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64
第六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83
第七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99
第八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144
第九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169
第十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193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割。

第一句说：

“紫荆枝下还家日。”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长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

妯娌和睦，并无闲言。惟第三的年小，随着哥嫂过日。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恃着自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

公堂钱库田产，都是伯伯们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说百，那里晓得？目今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消乏下来，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好么？”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夫妇外内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积祖传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树归着那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了。田大至公无私，



议将此树砍倒，将粗本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余零枝碎叶，论秤分开。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两个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边看时，枝枯叶萎，全无生气。

田大把手一推，其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

“此树值得甚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

“吾非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父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所言，至情感动：

“可以人而不如树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也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还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阁过不题。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熳。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各人嗟讶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诗为证：

紫荆花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亦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第二句说：

“花萼楼中合被时。”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



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为韦氏乱政，武三思专权，明皇起兵诛之，遂即帝位。

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时号“五王”。明皇友爱甚笃，起一座大楼，取《诗经棠棣》之义，名曰“花萼”。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又制成大幔，名为“五王帐”。帐中长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有诗为证：

羯鼓频敲玉笛催，朱楼宴罢夕阳微。

宫人秉烛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归。

第四句说：

“千秋羞咏《豆萁诗》。”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聪明绝世，操生时最所宠爱，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而杀之。

一日，召子建问曰：

“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后人诗为证：

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

堪叹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和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正是：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那时天下又安，万民乐业，朝有梧凤之鸣，野无谷驹之叹。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

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十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只是汉时法度甚妙，但是举过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德，不拘资格，骤然升擢，连举主俱纪录受赏；若所举不得其人，后日或贪财坏法，轻则罪黜，重则抄没，连举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休戚相关，不敢胡乱。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肃。不在话下。

且说会稽郡阳羨县，有一人姓许，名武，字长文。十五岁上，父母双亡。虽然遗下些田产童仆，奈门户单微，无人帮助。

更兼有两个兄弟，一名许晏，年方九岁，一名许普，年方七岁，都则幼小无知，终日赶着哥哥啼哭。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但是耕种时，二弟虽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但是读书时，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将句读亲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后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



也。室中只用铺陈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数年，二弟俱已长成，家事亦渐丰盛。有人劝许武娶妻。许武答道：

“若娶妻，便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出个大名，都称为“孝弟许武”。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阳羨许季长，耕读昼夜忙。教诲二弟俱成行，不是长兄是父娘。”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下诏会稽郡。太守奉旨，檄下县令，刻日劝驾。许武迫于君命，料难推阻，分付两个兄弟：

“在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懈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又嘱咐奴仆：

“俱要小心安分，听两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业。”嘱咐已毕，收拾行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雇了脚力登车，只带一个童儿，望长安进发。

不一日，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荆，此时望重朝班，名闻四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许武心下想道：

“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读，侥幸备员朝署，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骄贵之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妯娌之间，怎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论，却是说不出的话。

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况许武精于经



术，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证今，议论悉中窾要。但是许武所议，众人皆以为确不可易，公卿倚之为重。不数年间，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

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还家省视。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圣代，致位通显，未谋报称，敢图暇逸？但古人云：

‘人生百行，孝弟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三。愿赐臣假，暂归乡里。倘念臣犬马之力，尚可鞭苔，奔驰有日。”天子览奏，准给假暂归，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许武谢恩辞朝，百官俱于郊外送行。正是：

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许武既归，省视先茔已毕，便乃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不愿为官。过了些时，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业之进退。许晏、许普应答如流，理明词畅。许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前，比前恢廓数倍，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续又与二弟婚配。约莫数月，忽然对二弟说道：

“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今吾与汝皆已娶妇，田产不薄，理宜各立门户。”二弟唯唯惟命。乃择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过，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割。

首取广宅自予，说道：

“吾位为贵臣，门宜棨戟，体面不可不肃。汝辈力田



耕作，得竹庐茅舍足矣。”又阅田地之籍，凡良田悉归之己，将饶薄者量给二弟。说道：

“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辈数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无冻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说道：

“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合力耕作，正须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馈食足矣，不须多人费汝衣食也。”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个孝弟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几个刚直老人气忿不过，竟自去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与两个小兄弟做乔主张。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里捏手捏脚，教他莫说，以此罢了。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

他道：

“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许武已做了显官，比不得当初了。常言道：

疏不间亲。你我终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劝，料未必听从，枉费了唇舌，到挑拨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呕这闲气则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争论。等他争论时节，我们替他做个主张，却不是好！”正是：

莫非干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

原来许晏、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礼，全以孝弟为重。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



许武分拨已定，众人皆散。许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晏、许普各住一边。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种，暇则读书，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也学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从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许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私下议论道：

“许武是个假孝廉，许晏、许普才是个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违拗，岂不是孝；他又重义轻财，任分多分少，全不争论，岂不是廉。”起初里中传个好名，叫做“孝弟许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许家”。把许晏、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

那汉朝清议极重，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钱。假孝廉，据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做田园；真孝廉，执锄镰。真为玉，假为瓦；瓦为厦，玉抛野。

不宜真，只宜假。”那时明帝即位，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登门礼聘，传驿至京。诏书到会稽郡，郡守分谕各县。县令平昔已知许晏、许普让产不争之事，又使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行过其兄，就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一同举荐。县令亲到其门，下车投谒，手捧玄纁束帛，备陈天子求贤之意。许晏、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

“幼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辞。”二人只得应诏，别了哥嫂，乘传到于长安，朝见天子。拜舞已毕，天子金口玉言，问道：

“卿是许武之弟乎？”晏、普叩头应诏。天子又道：



“闻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让，有过于兄，朕心嘉悦。”晏、普叩头道：

“圣运龙兴，辟门访落，此乃帝王盛典。郡县不以臣晏、臣普为不肖，有溷圣聪。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训，兢兢自守，耕耘诵读之外，别无他长。臣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天子闻对，嘉其廉德，即日俱拜为内史。不五年间，皆至九卿之位，居官虽不如乃兄赫之名，然满朝称为廉让。

忽一日，许武致家书于二弟。二弟拆开看之，书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极荣也。二疏有言：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无出类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贤路。”晏、普得书，即日同上疏辞官，天子不许。疏三上，天子问宰相宋均，道：

“许晏、许普壮年入仕，备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屡屡求退，何也？”宋均奏道：

“晏、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今许武久居林下，而晏、普并驾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

“朕并召许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宋均道：

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诚。陛下不若姑从所请，以遂其高。异日更下诏征之，或先朝故事，就近与一大郡，以展其未尽之才，因使便道归省，则陛下好贤之诚，与晏、普友爱之义，两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许晏为丹阳郡太守，许普为吴郡太守，各赐黄金二十斤，宽假三月，以尽兄弟之情。

许晏、许普谢恩辞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长亭，相



饯而别。

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阳羨，拜见了哥哥，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许武道：

“这是圣上恩赐，吾何敢当！”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许武备下三牲祭礼，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茔，拜奠了毕，随即设宴遍召里中父老。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自然声势赫奕。闻他呼唤，尚不敢不来，况且加个请字。那时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许武手捧酒卮，亲自劝酒。众人都道：

“长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老汉辈安敢僭先！”比时风俗淳厚，乡党序齿，许武出仕已久，还叫一句“长文公”。那两个兄弟，又下一辈子，虽是九卿之贵，乡尊故旧，依旧称“哥”。许武道：

“下官此席，专屈请乡亲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闻。”众人被劝，只得吃了。许武教两个兄弟次第把盏，各敬一杯。众人饮罢，齐声道：

“老汉辈承贤昆玉厚爱，借花献佛，也要奉敬。”许武等三人，亦各饮讫。众人道：

“适才长文公所论金玉之言，老汉辈拱听已久，愿得示下。”许武叠两个指头，说将出来。

言无数句，使听者毛骨耸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鹏，河伯不知海若。圣贤一段苦心，庸夫岂能测度。

许武当时未曾开谈，先流下泪来。吓得众人惊惶无措，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

“哥哥何故悲伤？”许武道：



“我的心事，藏之数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宴、普道：

“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作违心之事，冒不韪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乡里，所以流泪。”遂取出一卷册籍，把与众人观看。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还未晓其意。许武又道：

“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修道，扬名显亲。不想我虚名早著，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兄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故倡为析居之议，将大宅良田，强奴巧婢，悉据为已有。度吾弟素敦爱敬，决不争竞。吾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果蒙乡里公评，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官常无玷，吾志已遂矣。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岂可一人独享？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工载在那册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为兄的向来心迹，也教众乡尊得知。”众父老到此，方知许武先年析产一片苦心，自愧见识低微，不能窥测，齐声称叹不已。只有许晏、许普哭倒在地，道：

“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侥幸得有今日。谁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辈不肖，不能自致青云之上，有累兄长。今日若非兄长自说，弟辈都在梦中。兄长盛德，从古未有。只是弟辈不肖之罪，万分难赎。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合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消兄长挂念。”许武道：

“做哥的力田有年，颇知生殖。况且宦情已淡，便当



老于耨锄，以终天年。

二弟年富力强，方司民社，宜资庄产，以终廉节。”晏、普又道：

“哥哥为弟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俗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万望哥哥收回册籍，聊减弟辈万一之罪！”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你不收，我不受，一齐向前劝道：

“贤昆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长文公若独得了这田产，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这一段苦心。两位若径受了，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依老汉辈愚见，宜作三股均分，无厚无薄，这才见兄友弟恭，各尽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让。

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挺身向前，厉声说道：

“吾等适才分处，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逊，便是矫情沽誉了。把这册籍来，待老汉与你分割！”许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凭他主张。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各自管业。中间大宅，仍旧许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狭，以所在粟帛之数补偿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众父老都称为公平，许武等三人施礼作谢，邀入正席饮酒，尽欢而散。许武心中终以前番析产之事为歉，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贍乡里。许晏、许普闻知，亦各出已产相助。里中人人叹服。又传出几句口号来，道是：

“真孝廉，惟许武；谁继之？晏与普。弟不争，兄不取。作义庄，贍乡里。呜呼孝廉谁可比！”晏、普感兄之义，又将朝廷所赐黄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与哥哥



会饮。

如此三月，假期已满，晏、普不忍与哥哥分别，各要纳还官诰。

许武再三劝谕，责以大义，二人只得听从，各携妻小赴任。

却说里中父老，将许武一门孝弟之事，备细申闻郡县，郡县为之奏闻。圣旨命有司旌表其门，称其里为孝弟里。后来三公九卿，交章荐许武德行绝伦，不宜逸之田野，累诏起用，许武只不奉诏。有人问其缘故。许武道：

“两弟在朝居位之时，吾曾讽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复出应诏，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势利相倾，恐非缙绅之福，不如躬耕乐道之为愈耳！”人皆服其高见。

再说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节自励，大有政声。后闻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约，各将印绶纳还，奔回田里，目奉其兄为山水之游，尽老百年而终。许氏子孙昌茂，累代衣冠不绝，至今称为“孝弟许家”云。后人作歌叹道：

“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古人分产成弟名，今人分产但器争。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微利。孝义名高身并荣，微利相争家共倾。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阇墙人愧死。”



第二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驾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

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年方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歿。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付道：

“我并无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萧雅一脸麻子，眼眦齿露，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

常言道：

“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



没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颠唇簸嘴，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

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馀积，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

“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把他去。却将琼英反为己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一嫖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亡。潘华益无顾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添雪，全然不济。结末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信，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鉴定无私。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便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

